



拍出影響力

時間：2020年10月17日

地點：成功大學 光復校區 國際會議廳第一會議室

講者：陳正勳 導演

本場講座由生涯組陳孟莉組長擔任引言人：「這次邀請到陳正勳導演來學校為我們演講，主要是希望能引導同學，如何利用影像媒體來樹立自己的個人品牌。我們身處數位化的時代，現代人對3c產品、網路社群都很熟悉且容易上手，但如何運用鏡頭拍攝、影像剪輯去講述生命故事，將我們的人生經歷、專業與特質陳述出來？每個人都可以成為自己人生道路上之導演，有系統脈絡及架構性之收集素材進而編輯屬於自己的人生作品，這也是我們要向陳導演學習的重點。此外，成功大學雖為理工背景出身，但也期許學生們能在專業外有更深的人文關懷。藉由影像媒體的視角，讓我們看見人生百態，社會上每個角落、每個人，不同的生命故事與人生啟發。」



陳正勳導演在成立電影公司前，是在私立大學擔任視訊傳播系的教授，教了七年書後，毅然做了轉換跑道的決定。當時的陳正勳導演，期望自己在有限的青春內發揮更多價值，從安逸的環境中脫離出來，因而結束了七年的專任教職。過程中也曾遭受來自母親的反對，但他懷抱信心，相信自己能開闢出一條嶄新的人生道路。

「藝術走向導演，故事走向觀眾」是陳正勳導演對於電影產業的觀察，大多數本科出身的導演所拍的作品，追求的都是藝術性的創作，因此往往曲高和寡，在票房上難有佳績。而賣座電影共同的特色在於，他們皆訴說了一個動人的故事，即使導演不一定是本科出身。業界有名的導演，如：魏德聖導演、周美玲導演、李芸嬋導演皆是此類。陳導演遵循這個原則，唯他發行的影片不講求大成本的場景特效，主要在發掘人們的生命故事，所以發行的影片多以紀錄片為主。而紀錄片拍攝的門檻，對一般人而言並非那麼遙不可及，因此陳導演鼓勵學生們即使沒有專業背景，依然能透過拍影片來說出自己的生命故事，甚至藉由影像的影響力去塑造個人品牌。

身為導演的價值是什麼呢？

陳正勳導演提出了導演創作的三個進程：想像—刻板印象、看見—生命現場、再現—影視作品。而導演的價值在於願意跳脫原先的刻板印象，用攝影機、手機的鏡頭去看見生命的真實，最後透過影像的再現與創作呈現出作品給予大眾。陳正勳導演分享了一個故事，關於他曾發行過的一部學生拍攝的紀錄片，內容講述一名十八歲少年的刺青故事：「壞品味」。最初陳導演對這部影片興趣缺缺，「誰會想看一個小混混刺青？」是他一開始的想法。卻在某個百無聊賴的夜晚，陳導演第一次看了這部影片，才發現這名少年刺青並不是為了逞凶鬥狠，而是為了紀念他意外亡故的父親。將父親的頭像，刺在自己的左胸口上。這名少年的勇氣，以及對父親的愛，使陳正勳導演深受觸動地流下眼淚。影片的最後，是學生留給觀眾的話：「不曾參與過我的生命，憑什麼下對我下判斷？」陳導演表示，拍攝這部紀錄片的學生充分展現了何為導演的價值，他破壞了固有的刻板印象，將一個真實的生命故事呈現出來，這是非常難得可貴的。

獨特的感同身受

一名導演需要思考的是，如何讓觀眾和影片的情緒一致，能夠對片中人物的經歷感同身受。但每個人在接受訊息時，不可能百分百一致，因此導演給予觀眾共感，必須是足夠獨特的，才有足夠的吸引力。陳正勳導演表示，世界上沒有事物是完全客觀的，影片也不可能達到客觀，所以不必我們害怕在影片中表露個人的主張，反而要如此去做，將自己的想法傳遞出去，想辦法創造獨特的感同身受。

生命現場

陳正勳導演表示，我們大多數的時間都不會意識到，自己在身處生命現場當下，例如開會的時候，我們會忽略會議去做自己的事情，沒有百分百投入。但導演不一樣，導演必須很認真地傾聽受訪者的生命故事，受訪者才會敞開心門說出他的經歷，而導演對生命現場的理解與認識，將會影響演員們是否能精準抓住情感，發揮出潛力。

陳正勳導演分享他訪問一位太魯閣族頭目的經歷。一會面，他就感受到頭目對漢人的防備以及厭惡。在回答訪談問題時，頭目全程使用族語，意圖刁難他。雖然陳正勳導演不懂太魯閣語，但他仍然專注地聆聽了一個半小時，隨著頭目的抑揚頓挫，情緒也隨之擺動。後來頭目對他的投入深受感動，才又將故事用國語重新說了一遍。這是導演對生命現場的尊重，當認真投入在生命現場裡，才能挖掘出讓人感動的故事。陳正勳導演也告訴我們，拍片也不單單只是呈現故事而已，當我們內在出現疑問，答案往往可以在別人身上找到，因此拍片同時也可以是認識自己，探究自己的過程。



電影的特色：故事 — 具體情節

電影重要之處在於故事，也就是具體情節的安排，能否用看的見的事件、聽得見的聲音具體表現，去講述故事背後的意義。看的見的事件，陳正勳導演以兩張一千元為例，一張破爛皺褶的一千元，和平滑嶄新的一千元，都能購買等值的物品，引申出顏面受損的孩子們，和正常孩子一樣擁有快樂童年的權利。如果用單純陳述的方法談論議題，觀眾可能會覺得無聊而失去興趣，但用了具體的事例來表現之後，觀眾反而更能了解背後導演想傳遞的道理與價值意義。

聽得見的聲音，包含一部影片中的聲音包含：對話、音效、環境音。片中使用的配樂需要考量到版權問題，陳正勳導演也給我們一個正當使用配樂的管道：Youtube「創作者工具箱」，裡面有上萬首合法的免費授權音樂可供創作者使用。

文字與影像的差別

根據陳正勳導演的經驗，第一次拍片的同學在文字與影像間需要學習轉換，有時電影企劃寫得洋洋灑灑，真正拍出來的結果卻很平庸，這也是沒有將文字與影像的性質拿捏清楚的緣故。陳正勳導演認為，**文字的特色是：單一性、想像化、間接性。**與之相較的影像則是：**共存性、具象化、直接性。**影像的表達方式更為直接，因此要跳脫出文字建構的想像世界，將虛幻具象化，是拍片要考慮的一大重點。

訪談

為了能挖掘出動人的生命故事，訪談是很關鍵的一個步驟，影響到自身是否能融入到拍攝對象的生命經歷中。關於訪談的技巧，包含「傾聽」和「訪問」。傾聽時切記要使用身體語言去回應被訪者。以肢體動作取代口頭表達，例如點頭表示認同，目的是讓影像收音主要聚焦在被訪者，不要受到其他的聲音干擾。**訪問時則有三個原則：「問過程不問結果」、「要引導也要刺激」、「對方帶回希望」。**舉例而言，如果問「你今天過的好嗎？」「好。」話題就結束了，但是問「今天做了哪些事？」，就可以引出對方今天的經歷，再去判斷他今天過的是好還是不好。而有時拍攝對象因為個人因素，在鏡頭前放不開，這時候就需要導演的引導或刺激，挖掘出對方真實的想法和感情。訪談的尾聲，則是要讓幫助訪談對象收斂情緒，避免他陷入糾結的過往無法抽身，讓他有懷抱新希望的感受，帶著爽朗的心情結束訪談。另外，陳正勳導演又提出：「五所訪談法」，是導演可以對訪談內容的引導

方法，訪談內容要包含「所見、所聞、所感、所思、所悟」五項，從訪談對象對事件的描述，到對此事有甚麼感受？產生什麼想法？最後做出什麼行動？五個方面去引導訪談者回答，才能更加全面的去理解訪談者的生命故事。

安全感

陳正勳導演表示，製造「安全感」是導演在業界必備的生存能力。在環境上，導演要營造一個安靜、不受干擾的空間，事先把不必要的聲音排除掉。在人與人的互動上也要營造安全感。首先，拍攝時的人數愈少愈好，避免被拍攝者有顧慮而無法暢所欲言。再者，導演要多多地把時間交給對方發言，即使懂也要裝不懂，讓拍攝對象盡量發揮，引導他講出更多真情實意。最後是慎用肢體語言，不要抹煞拍攝當下的畫面感，和情感滿足。陳導演舉例，當訪談對象在鏡頭前流淚，導演要不要遞衛生紙？顯然是否定的，遞衛生紙的行動很可能打斷對方的情感宣洩，也會破壞畫面的連續，因此導演在拍攝中的每一個肢體行為，都需要審慎考慮。

共鳴點

陳導演也向我們分享他過去拍攝的作品，其中包含為愛滋病友拍攝的系列紀錄片「愛的希望愛的福阿」，講述疾病與親情的對話，患者的家人們如何去理解以及接納，而這系列的紀錄片也讓陳正勳導演得到來自衛福部的獎項。

陳導演解釋拍這個題材的原由，是因為他一位非常好朋友，曾暴露在感染愛滋的可能下，當時他陪伴這位朋友度過了檢驗前煎熬的三個月，雖然後來經檢驗證明是虛驚一場，但這個經歷卻讓他的朋友想了解愛滋病患者的心情：沒有感染都這麼恐慌，那萬一感染了呢？於是贊助他拍攝關於愛滋的紀錄片，最後這系列的影片也獲得廣大迴響。

陳導演讓我們觀看7分鐘版本的「愛的希望愛的福阿」，「親情」是影片中最強烈的共鳴點。導演解釋為何共鳴點如此重要，「親情」是每個人都有的，因此能廣泛的觸動人們感情。從這個面向去切入愛滋病議題，可以跨越許多普通人不願意、或不會主動理解的因素，打破大眾先入為主成見，真正想傳達的議題才能顯露出來。

講座尾聲，陳導演向我們分享他的生命故事，這也是他多年來廣泛拍攝紀錄片的主因。陳導演的父親，在陳導演當兵時罹患肺癌，原本醫生估計還有五年的時間，沒想到八個月後就先一步離開。陳正勳導演很遺憾地是，在父親僅剩的八個月裏並未他拍下任何影像。心中這份遺憾，轉為不想再留下遺憾的執念，陳導演之後廣拍紀錄片，目的是「讓愛留下」，在人有限的生命裡，紀錄人與人之間的愛，化成影像傳遞下去，不至於隨生命結束而消散。這也是導演鼓勵我們學習拍片的意義，即使沒有專業的鏡頭、攝影機，但能用身邊隨手可得的手機、相機，在我們還年輕時跨出一步，把愛記錄下來，往後才不會留有遺憾。

Q&A

Q1：假設我們要為自己拍一部告別式，為自己的人生留下紀錄，同時為所愛之人留下影像，那對於影片的編導，我們可以從哪一個部分開始著手？

A1：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拿起「手機」拍攝，只要有手機，你就可以去訪問任何你想訪問的人，爸爸、媽媽，甚至是自己自言自語都是很棒的素材。跟大家補充幾個使用手機拍攝的原則：1.「手機要拿橫的拍攝」，畫面比例才會正確。2.「一靜一動」，受訪者和鏡頭只能有一個在動，受訪者靜止，鏡頭才可以移動拍攝她；受訪者移動時，鏡頭不能跟著移動，否則畫面會晃動模糊。至於拍攝內容，其實每個人都有獨特的生命經歷，最重要的是要留下素材。不用特定想我今天一定要拍到什麼，畢竟受訪者會說什麼我們無法控制，但只要開始去留下紀錄，影像會給你意料不到的收穫，自然會把精采的片段保留下來。當這些素材慢慢累積，我們就可以剪成一部紀錄片，所以各位不用太擔心。

Q2：想請問導演在脫離學校教師身分後，您拍攝的第一部紀錄片的主題為何？為什麼要拍攝這個主題呢？

A2：我先開始拍其實就是愛滋紀錄片，但不是剛才提到的「愛的福阿」，是更早之前就開始拍攝的影片，是在我還在當大學老師的時候，邊教書邊拍片。我也附帶提離開教職的契機好了，因為我很年輕就成為專任講師，身邊同事普遍都大我一輪。年輕教師就是什麼都得做。做太好同事不開心，做不好學校不開心，裡外不是人。所以我教了七年書之後，覺得我年輕的生命不能繼續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下磨耗了，所以決定離開。當時不只我媽媽很擔心，其實我自己也會擔心，但是我覺得財富

收入跟心靈的收入都需要取得平衡。

Q3：想請問導演，當初會選擇走電影相關產業的契機是什麼呢？是一開始就確定自己的興趣嗎？還是有其他因素？

A3：其實我一開始最想當的是記者，覺得靠一支筆就可以揭露社會的黑暗面，但當時我參加了聯合報舉辦的文學營，新聞組我落選了，但上了電影組。接觸之後發現電影真的很棒，聲音、影像同時聚合，於是我後來就一心想要念電影，後來高分進入世新電影系。但是我爸很不諒解我的決定，因為他認知裡覺得世新大學讀傳播的畢業後都只會去 KTV 當少爺，所以當時也有蠻大的衝突。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事，希望同學可以記住，無論你未來的工作是不是跟現在唸的科系有關，一定要認真，「認識真正的自己」，當你認識真正的自己，再認真去做事，你才會獲得快樂，快樂可以讓你走更長的一段路，而且賺更多錢，財富上心靈上都是。在你們還是大學生的時候，思考這一點是很重要的，因為出社會後的生活很現實，所以各位加油吧！

活動尾聲，由孟莉組長為我們的講座結尾：「活動已到尾聲，在這裡我也鼓勵同學，透過今天講座的主題『拍出影響力』，運用拍攝、剪輯的技巧為自己拍一部紀錄片，畢業後如果能夠有一部這樣的影片為自己做自我介紹，讓主管能更深的了解你未來在職場上也是一大助力。讓我們最後以熱烈的掌聲，感謝陳正勳導演為我們帶來精彩的演講。」



陳正勳導演很遺憾的是，在那僅剩的八個月，沒有拍下父親的任何影像。心中這份遺憾，轉為不想再留下遺憾的執念，陳導演之後廣拍紀錄片，目的是「讓愛留下」，在人有限的生命裡，紀錄人與人之間的愛，化成影像傳遞下去，不至於隨生命結束而消散。這也是導演鼓勵我們學習拍片的意義，即使沒有專業的鏡頭、攝影機，但能用身邊可得的手機、相機，在我們還年輕時跨出一步，把愛記錄下來，往後才不會留有遺憾。

